

## 经典诗作与大众文化融合的要务

■孙振振

编者和专家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和理性的逻辑和历史的发展似无系统的准备,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中情与理的矛盾转化也无清醒的研究,遇到一些特殊理念的诗作,没有系统的准备,只能是隔靴搔痒。

如讲到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来自南京的专家说,柳宗元被放逐,母亲死了,只剩下自我,说这场雪乃是“他心中的雪”,是他“和自我的和解”,这样不着边际的解释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后世词话家评之为唐人五言绝句之首。中国古典诗歌大多是抒情的,也就是诗大序所谓“情动于衷”,以激情取胜。当然还有孔夫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情,此外还有闲情、逸情等。大体来说,离不开一个情字。但是,自佛家传入,特别是禅宗流行以后,在诗歌中产生了相反的倾向,不是情动于衷,不是激情,也不是温情,而是恬然、淡然、悠然超越情感为上。如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若为“望”南山,苏东坡就论为杀风景了。“见”南山好在,平平静静,无心,不劳心神。“望”就有心了。陶氏《归去来兮辞》有“云无心以出岫”柳宗元《渔翁》有“崖上无心云相逐”。“无心”。无心也就不动心的意境。在禅宗中有著名典故,二僧见旗动,争辩是旗动抑或风动,六祖惠能曰:不是旗动,也不是风动,是二位心动。《六祖坛经》。禅宗要在不动心。故柳宗元《江雪》,不是抒情的,不属于“一切景语皆情语”,而是乃是中国特色的“无动于衷”:景语中蕴含的理语。千山万径皆为大雪复盖,毫无生命踪迹,孤翁独钓寒江。既不感孤独,也不感寒冷,有杖履者解读曰此翁于大雪中“钓鱼”,大误。若真钓鱼,恐怕鱼钓不到,人早冻死。柳宗元诗意不在钓鱼的功利性,而在“钓鱼”。如果要说和解,不是自我和解,而是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是禅宗的最高境界。此与庄子之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与中国之天人合一息息相通。

这种中国特有的,哲理性深邃的经典诗作,本不适合为大众文化之题,既为题,不知就里者不宜轻率为言。

节目中不少赛题都不取其诗意,而取其实用。如苏东坡题《惠崇春江晚景》其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蒹葭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诗精警传世之句在“春江水暖鸭先知”,而赛题却落在“蒹葭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逼得康震先生不得讲苏东坡好食河豚的故事。对春江水暖鸭先知,长于讲典故的蒙曼女士说,因为是画上有鸭只能是鸭先知,这似乎有理。(清)毛奇龄曾质疑曰“河豚”“江鲈”“土鳖”亦可先知”又曰“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蒙曼女士之说,可解前人之惑,又不带领导。光是看见鸭子浮在水面上,是点诗意也没有的。桃花三两枝为视觉可见,水暖则属于不可见之触觉。鸭浮江上,画限于视觉,不能画出江水之暖;此诗妙在激发读者想象不可见之鸭之脚部。桃之艳眩于外,而鸭感于内。春温水暖,先知默默,似无知而实有知,桃花灼灼,可感而实无知,此诗隐含哲理在此。

由于诗中理之忽视,就是康震先生也难免有所不足,解读陆游的名联“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着重介绍此诗写作于诗人贬于浙江故土。其地多丘陵,故行舟忽尔山穷水尽,忽尔柳暗花明。但似乎忽略了此联之优长并不在表现地形地貌,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的精彩在于在鲜明的感性形象中蕴含矛盾对立和转化,事物的消极性发展到极点,就必然转化为积极。此联成为后世不朽的隽语、格言,其原因就强烈的感性中隐含深沉的哲理。中国古典诗歌一般讲究情景交融,而这一联的不朽生命则是情、景和理的交融。康震先生是自觉从全诗、全人来品评诗句的。但是,既定的题目也难免让他

陷于困境。节目屡次涉及李白的诗,并非一概皆好。例如讲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康震先生特别强调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世之傲骨。节目中又有李白曾为宫廷御用文人。明皇对名花美妃,命李白点级昇平。乃为《清平调》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若非群玉山头见,定向瑶台月下逢。”全诗赞美杨贵妃美若天仙,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明显和“摧眉折腰事权贵”矛盾。这是伟大诗人最不光彩的一面。康震先生不得不强为之解脱:虽然是宿命文学,但是写出了盛唐的繁华,歌颂了美女,仍然是“一等好诗”。其实,这样的诗在李白当属败笔。这个美女曾经权势熏天,白居易长恨歌曰:“姊妹弟兄皆国士,可怜光彩生门户。”其族兄杨国忠把持朝政,安史之乱中民愤爆发,导致兵变,这个瑶台仙女,死于非命。就是诗歌的质量而言,又不是杜甫笔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气质,也不是李白自己称道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语言:名花倾国,春风露华。群玉山头,瑶台月下。恰恰是李白自己所批评过的:“绚丽不足珍”。

游戏性压倒了诗性,失去对古典诗歌品评的标准,对于一些民族精神的精华之作,漠然忽视就不是偶然的。如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曾为历代诗话家评为唐人七绝六首“压卷”之一,而节目则停留在为“欲饮琵琶马上催”,寻求上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其实,这里最深厚、最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于“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诗三百首》编者蒋德退士(孙洙)的批语是:“作旷达语,倍觉悲情”。其实,旷达则有,悲情则无。即使至冷如山,也要喝个痛快。出征赴死和享受生命的欢乐同样重要。烂醉如泥,从长安抬上边疆前线,是不可能的,这是诗的天才的想象。其诗眼在“君莫笑”的“笑”,哪里可能自己横尸疆场还在意战友晒笑的?这是笑

对生死,赴死沙场和尽情饮酒一样浪漫,这种乐观、豪迈的精神,视死如归英雄主义在古典诗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不是以诗为生命,而是以生命为诗。

儒家文化有杀身成仁的传统,诗家有杀身成诗的传统。屈原就有“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国殇》)王维早年有“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而文天祥从容就义,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丹青照汗青”。就是以婉约为特点的李清照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谭嗣同从从容容对死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鲁迅有“我以我血荐轩辕”。陈毅有“此头当向国门悬”。大革命时期,革命家夏明翰,走上刑场大义凛然出口为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诗人殷夫为革命奉献二十多岁的生命,留下一首翻译改写诗,比原诗更为精高、高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革命烈士陈然有:“面对着死

亡,我放声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样的诗歌堪称不朽的生命之碑,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的、艺术的精华。这种坚持理念,无畏杀戮也普及于普通民众。工农红军有“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以生命为诗的人生价值亦普及于桑间濮上。客家女子有“生爰来死爰爰,唔怕官司到衙前。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游花园。”

从这个意义上说,节目在立意上提高的空间是很大的,当前的要务是在理论上清醒,影视明星策略和文化深度存在着矛盾。由于电视传播的放大效应,某些专业人士,经媒体炒作,成为万能专家,泡沫化的文化明星竟比贡献卓著的科学家更为显赫。问题严峻在盲目认同成风。在诗词大会中的多数专家其实在诗词方面并无特长,有的只是对《史记》有研究,有的只是对文化典故有储备,学养赶不上名流,就走向反面,不是将优点放大而是将缺陷放大,有些所谓文化名人的沉浮的教训,急待上升到理论上总结。

**文人画像**  
WENRENHUAXIANG



作家孔厥画像 (毛笔·墨)

**■罗雪村/作**

他和袁静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描写河北安新和白洋淀一带农民抗战生活的章回体小说,后来又被拍成电影,绘成连环画,很有影响。因为我父亲抗战时期也在冀中打游击,所以读这部作品感到很亲切。也巧,父亲一位叫今欣的战友,就是饰演电影《新儿女英雄传》里牛大水的演员,一次他们见面,聊了很久以前的事。记得今欣跟我父亲讲,拍电影可打仗难,一个镜头拍了一遍又一遍……可我看他演的牛大水,一点儿表演的痕迹都没有。我也在北方农村待过,对作者在小说里运用的像“铺盖卷儿”“柴火垛”“串门子”等等地道的农民口语很喜欢。

由此想起漫画家华君武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那是在延安,他参加完文艺座谈会,开始琢磨艺术大众化问题时,发现晋艺文学系教员孔厥的一个小秘密,就是他兜里总装着一个本子,每一听到当地农民有意思的土语、顺口溜就赶紧悄悄记下来。他很好奇,还找孔厥去借这个小本子。他后来也学孔厥的办法,有意识地去搜集百姓语言,并用在了漫画里。他高兴地看到,他的漫画因为有了百姓熟悉的语言,便易于被他们看懂了。直到晚年,他每次回忆自己的漫画生涯,常会提及孔厥的那个小秘密。

## 水库

■任美康

说来不好意思,水库为我痴爱,已有一个甲子。无须人到现场,仅仅看到“水库”二字,便有风调雨顺的快乐。

小时,家住钢铁厂。机器轰鸣的交响中,添加些附近农户的鸡啼犬吠,听觉变得灵敏起来,晓得了工人与农民,各有路数,终究“养”不出相同的动静。又似乎工人肠子直,农民戒心重。刚柔抵消,彼此反倒有表面的大度。但天然的成见褪不去,互动对方生活乏味,欠缺悦耳的声响。

八岁那年,突然有一天,厂里叔叔们兴奋起来。方圆数十华里内,采煤区、采矿区,炼铁车间、炼钢车间,各式工种,抽调男丁,五六个一伙,组成小分队,带着行李和镐头、铁锹、大锤、钢钎、雷管和炸药,分头离厂而去。此一走,有一一月两月归来,有的三月五月见人。勇士们替换派出,轮番凯旋,揣着一腔荣光,往来于附近公社。那些地方的河谷地带,已有大事在发生。

巴山的地形,大同小异。哪个地段岭多,坡宽,沟壑里必是日常就有溪,落雨能成河,便在中游或下游,选出两山紧依的狭窄处,筑堤建坝。工人的职责,担负测

量、设计,确定破土位置,控制施工节奏。碰到山石爆破,再手把手教农民打眼、填炮。红旗招展的工地岩壁上,常有石灰水写就的“工农联盟”大标语。周围农家,都像喜事临门,青壮男女自是干活的主角,老婆煮饭烧开水,小娃娃帮腔喊号子。大人是心意,孩子是快活。

堤坝完工不久,或是贵如油的春雨,或是脱了缰的夏雨,或是扯不断的秋雨,或是透心凉的冬雨。条条大小山涧,回环往复的水流,汇聚起来,流到那个中止流动的地方,大些的就叫水库,小些的称为堰塘。

从我八岁到九岁,一年多,是大小水库“落生”的旺季。绝大多数,当年竣工,当年蓄水。转过年来,竹柳掩映,水波粼粼,便浮满菱叶片片,抑或开出荷花半塘。我们这些工厂子弟,不分近处远处的水库,都当稀奇去耍。爱看农妇们笑开花,牛童们乐开怀,洗涮的便利,戏水的乐趣,要在从前,他们想都不敢想。人再大些,读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一类,又知道,人不分古今,长幼,贵贱,面对妩媚山川,往往会有的快慰。

其实,我们兴致高昂,还去看新娘子。厂里女少男多,求偶困难的小伙,来到工地,身位倍增,举手投足引人注目。青春逼人,尚无婆家的村姑,胆子大些的,便将媚

眼抛给顺眼的男工。一来二往,媒婆亦省去,直接找厂干部和队干部撮合,订下终身,谱写出一工一家亲的新歌。以往,做工务农的,相互不懂言语。厂方盖房砍过几棵树,运物坏过几截路,每回讲赔偿,讨价还价,很难谈拢。但那时不兴硬来,农民交涉无果,也就无奈,只在心头一笔笔记上。到如今,短不过百日光景,长或半年一载,房前屋后,见到大片水面。历来干涸的山居,成了水边人家,喜色朴面的农民,便对无偿出力的工人感恩不尽,种种陈嫌旧怨,入水化开,彼此言语行事,就都带出了祥云瑞气。

脚脚日渐有力,我小学、中学期间,周边各县的水库,湖光山色均能勾魂,诱人前往,舒心坐卧。看过碧波荡漾,尤其留心每座水库的“渠首”,闸门巧拙与否,水量大小与否,流向错落与否。大凡引水设施,不论库容规模,道理一样。一座小塘堰,哪怕仅仅涵盖一个生产小队的田园,亦可见出高下。水出渠口,委婉前行,既能叫靠天降雨的梯田一改窘状,还会令本就存水容易的沟田加倍受益。

长大后人,浪迹江湖,东南西北,参拜水库自然更多。边看边惊讶,我八九岁的年头,治山治水,就是心与天斗,人与地斗,且风光无边,将人涂抹出灿烂与恍

惚。到得北京,去看华北最大的密云水库,1958年动工;去看名声显赫的十三陵水库,1958年动工;到得江西,去看上游水库,1958年动工;到得云南,去看松花坝水库,1958年动工;到得湖北,去看丹江口水库,1958年动工;到得浙江,去看新安江水库,1958年动工;到得广东,去看鹤地水库,1958年动工;到得天津,去看于桥水库,1958年动工……它们就像块块勋章,佩饰于神州大地。这让入屢生诧异,怎有如此凑巧? 竟然,居然,果然,处处率会1958。

实际上,无数大漠山川,豪气慷慨的演变,源于毛泽东的家国情怀,与他的浪漫主义,亦与他的现实主义密切相关。伟人熟谙江河溪流的治理之道,遂对构筑水库情有独钟。1956年夏天,在武汉横渡长江之际,主席开始遥想三峡: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曾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内,被两张照片吸引。其中一张,周总理1957年挥毫:“为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另一张,1969年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周总理露心

迹:“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想想昔日,仅用一年半载的光景,大小水库便如雨后春笋,不觉心头一热。试问而今华夏大地,农田灌溉、人畜饮水、舟楫便利、观光旅游,多少不是受惠于六十年前的恩泽?岁月悠悠,睹水思源,有时让人说不出话来。毛主席、周总理一代领袖,心系大江南北,举重若轻,令狂放无羁的山山水水,浪子回头,改写了无数人间沧桑。

常在一些水利建筑跟前,见到诵读碑文的人群。八方来客,顿成陌路知音,一个个凝神专注,好像滤掉了种种现实贫困,只剩下干净的虔诚,泛起怀旧的感伤。我经历过当年的盛况,生逢其时,虽懵懵懂懂,亦算“过来”之人。有时想想,说自己幸运,真不是掠美、攀附呢。

古今中外,都曾有人,游过某座山,便发誓“某山不看不山”。表面是强调该山奇特,实际是凸显自家旷达。我历来佩服,乃至羡慕这类作派,但确信自己,从任何水库归来,都不会效仿“宣誓”。没看过的新知,有缘自是要去;已见过的旧雨,得便仍会重温。我这人,有许多固执,迷恋水库,可算一种。少年积习,怕是改不掉了。

## 刘国正的语文人生

■顾之川

刘国正,笔名刘征,1926年生,北京大兴人,当代语文教育家、诗人、散文家、书法家。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华诗词》主编,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等。出版有语文教育、诗词、散文等著作40余种,其主要论著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他出版的八卷本《刘征文集》里。为了表彰他对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在成立30周年时,曾授予他“中学语文终身成就奖”。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刘国正“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著名诗人作家贺敬之、柯岩夫妇说,刘征是“我们一向尊重的人民的诗人、作家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家”。著名诗人臧克家说,刘征“多才多能,人称之为杂家,由杂家进而为大家”;“我敬重他的诗文,更敬重他的为人”。教育家韩作黎说,“刘国正是一位大好人”。

国正先生1953年由北京八中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直到1990年正式离休,在人社社工作30多年。因此他对人社社怀有深厚感情,认为这里是

他成长的摇篮,也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他曾在叶圣陶先生指导下,长期主持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主编或指导编写的语文教材上百册。在语文教育界,他是继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之后,新一代的旗帜性人物。在主持语文教材编写和语会工作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全面、系统而完整的语文教育思想。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在继承中求创新,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体现了语文教学理论与教学实际的结合。他提出,语文教学要与生活相联系,既要“实”又要“活”,要联系生活,扎实、活泼地进行语文教学,等等。他的这些理论观点,在语文教育界影响很大,曾惠及无数师生,为我国语文教育改革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诗词、散文与书法创作,在文学艺术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与沈鹏、欧阳中石等书法家交往甚多,与音乐家王洛宾是在北京八中时的同事。他的诗词、散文等作品,记录了中国语文教育改革发展历程,情感充沛,溢于言表,表现了一位诗人对中国教育出版事业的深厚感情。

国正先生既是我在人社社的同事和忘年交,又是全国语会的领导和前辈。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我得以与先生相聚甚多,亲聆警劬,如沐春风。亲炙其人其学,耳濡目染,春风化雨,获益良多。彼此均欲罢不能,其乐融融。前几年,我曾写过一篇《试论刘国正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结合我与他交往中的点滴体会,从他形成语文教育思想、编审语文教材、领导全国语会等方面,论述了他对我国语文教育的贡献。文章发表后,受到语文教育界同仁们的肯定和好评。但我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想进一步学习他的著作,研究他的语文思想。有位作家说,人生要读三本大书,一本是“有字之书”,一本是“无字之书”,一本是“心灵之书”。我总希望能有机会好好读一读刘国正这本“心灵之书”。

有一个时期,由于工作原因,我曾阅读过上百本人物传记,读得多了,不知不觉,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自己也试着写一部人物传记呢?写传记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值得写”,即传主具有深入挖掘的价值,其思想、人生阅历对一般读者具有一定启示、启发与启迪意义,有写作

价值,也应该写;二是“能够写”,这就要求写作者必须对传主非常熟悉,对其人生轨迹及事迹有着充分了解,最好还要满怀敬意,才具有写作的基础和条件。这样,我自然就想到了既熟悉又敬重的国正先生。

国正先生离休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语文教育。从工作来说,担任人社社咨询委员,中学语文教材顾问,指导语文教材编写,继续领导全国语会,指导着语会工作。从个人兴趣来说,一是著书立说或应邀外出讲学,引领着全国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传播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二是从事文学创作,而且佳作不断。三是发展他的个人爱好,书法、旅游和收藏等均成就卓然,可圈可点,不仅丰富了他的非凡人生,也展现了一位语文教育家的多彩晚霞。

近年来,为了生活更方便,他们老两口搬离了在北太平庄的人教社宿舍,辗转于京郊各养老院,颐养天年。不管他们搬到哪里,总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与朋友们一起去看望他们。因为老朋友,相见无所羁绊,彼此心照不宣。往往清茶一杯,天上地下,无所不谈。每与相见,宾主尽欢。记得他们住在阳台山养老院时,我和顾振彪先生去看望他们,远望群山连绵,郁郁葱葱。院内花团锦簇,果实累累。我提出要为他写传,老两口非常高兴,说一定要全力配合我的工作。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口述注意事项和录音笔,并与他们约定:可回忆往事,可讲述见闻,可抒发感慨,可皮里阳秋。季羨林先生有言:“人生在于不圆满”“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既守护善良,也坚守原则。我们以此作为本书的写作原则。

国正先生如约完成了口述录音,我又请《语文学报》任飞帮忙,把他的录音转换成文字,并作了初步整理,这大大减轻了我的前期采访和资料准备工作。按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应该全力以赴,投入到这部传记的写作中了。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几年,语文教材先是“一纲多本”,竞争激烈,后又回归“部编”与“统编”,初中、高中、新疆、体校、盲校等各类语文教材编写任务繁重,还有不少其他事情牵扯进来,为国正先生写传记的事就这样拖了下来。当初的承诺实在无法兑现,以致我每次去看望他们时,都怀有深深的歉疚。

2014年,广西教育出版社提出策划一套“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家口述实录”丛书,意在抢救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历史资料,填写当代语文教育研究出版空白。柳斌先生为丛书顾问,我忝为编委会主任。因为这套丛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我当然义不容辞。这时,内子钟涛教授提醒我,列入这套丛书吗?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是啊!这部传记拖了这么久,我也即将退休,正好可以乘此良机,完成一项欠未了结的“夙愿”。于是,这部搁置已久的《刘国正评传》,就很顺利地列入《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家口述实录》丛书。我按原全套丛书的体例要求,增补提问,完善内容,充实细节,修订文字,终于完成《教师·编辑·作家——刘国正语文人生》。

我在《试述刘国正先生对语文教育的贡献》中写道:201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刘国正先生出版了《刘征文集》八卷,他的夫人李阿龄老师在续编三“后记”中所说:“他身体很好,写作热情不减不衰,反而诗兴更浓,曾自称‘生命不息,写作不止’。我们虽已进入高龄,但这种独特的养老方式还要继续下去。”冯友兰88岁时曾给同龄好友金岳霖写过两句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愿以此文为先生寿,“相期以茶”!